

這座六百年的村莊裡 藏著中國建築的奇觀

在張谷英村，與村中人初次見面，他們通報姓名後，常常習慣性地加上一句：「我是xx代」。

這是湖南嶽陽一個輩分十分整齊的村莊，如今已經延續到第26代。這個村莊由同一個家族繁衍而來，第一代先祖就是張谷英，相傳在明代開國之初的洪武初年來此定居。

「我是22代。」83歲的張勝利說。臥室檯燈下，他佝僂著身軀，手握紅筆，在張氏族譜上勾勾畫畫。這是明代以來的第七版族譜，但錯漏甚多，他正在重新修訂，已經進行到第七年，工程浩大。他下決心要全身心投入，並認真地對老伴說：「我要脫產做這件事。」老伴調侃他，都80多歲了，本來也沒產啊。

與輩分同樣整齊的，是他們所居住的老屋。張谷英大屋擁有三大建築群、1700多間房，最多兩三千人居住其間，奇特的是，整個村莊卻幾乎連為一體。重重屋簷相互連接，天井堂屋彼此相銜，建築內部的巷道加起來便有1.5公里之長，以至於「晴天不曝日，雨天不濕鞋」。這是中國建築中的奇觀。

從內部看，張家大屋像徽州民居，從外部看，與福建土樓有幾分相似，如同山西大院的擴大版，而其規模和家族性，又仿似一個世外桃源版的大觀園。

現在，張勝利更掛懷的是張谷英村引以為傲的精神遺產，它們看不見，但無處不在，而今已在消散。這個有「天下第一村」之譽的古村落，保存下了老屋，又將如何對待屋簷下流動的文化傳統？

「天下第一奇」

對於不在張家大屋中長大的人，這個大屋自帶一種壓迫感。同鎮另一個村的李桂龍，姑姑嫁到了張家，他七八歲時第一次進張家大屋看姑姑，便感覺到，「黑壓壓的，人非常多」。那是20世紀70年代，還沒有人離開家鄉，大屋裡住滿了人。一間堂屋裡擺著不止一張桌子，吃飯時互相挨著。他不留神就暈頭轉向，找不到姑姑家，嚇得大哭。

張家大屋坐落在岳陽市岳陽縣渭洞山區，連綿山峯圍出一個方圓20餘里的盆地。四周山峯環抱，如圍城一般。這個閉塞又安全的地方，在古代，是極佳的隱居地。盆地的河谷地帶，一片廣場正對山坳，廣場後大門的匾額上寫著三個大字：「當大門」。

從高空俯瞰，這座大門就像一條龍的龍首，龍身是連綿的屋頂，層層疊疊的黑色瓦片就是龍鱗。這條「龍」延綿約1公里。走進大門，經過一處院落，跨進門檻，便是天井，天井連著堂屋，堂屋後又連著天井，珠串一般，共有五進。每座大門的門檻都在增高，最後一個門檻近乎半米，而堂屋位置也在逐漸墊高。這個極具儀式感和節奏感的軸線，便是「當大門」建築群的中軸線。

在中軸線兩側，房屋向左右延伸，如樹幹生出樹枝。橫向分支垂直於中軸線，每側三至四道，每一分支又由三至四進堂屋組成，稱為橫堂。每個單元都是一天井、一堂屋、兩正房、兩廂房的組合。「當大門」每個單元面積都是168平方米，「王家段」每個單元均為192平方米，規劃嚴密，中規中矩。就這樣，從一根主軸向兩翼展開，寫出一個「豐」字，建築總體則沿一座龍形山蜿蜒而行。張谷英村建築群如同一個生長性極強又靈活延展的迷宮盒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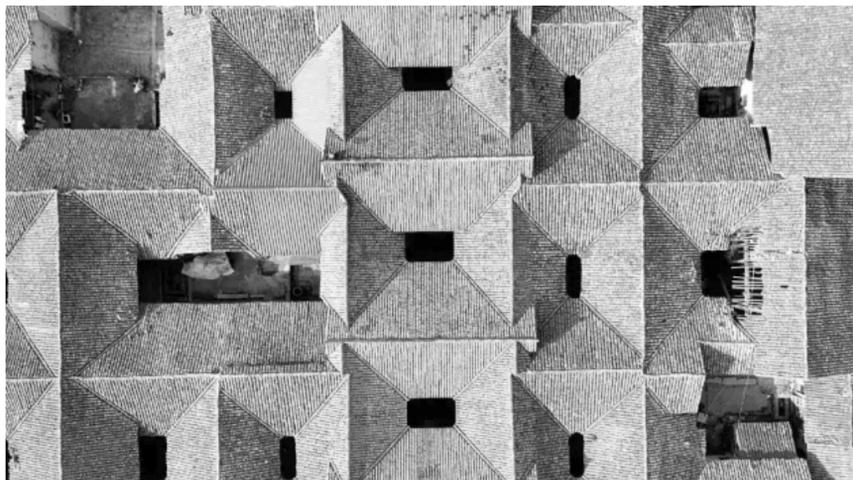
整個張谷英村建築群現有房屋1732間，門頭12個，廳堂237個，天井206個，巷道62條，石橋58座，總建築面積達5萬平方米，主要由「當大門」「王家段」和「上新屋」三大建築群組成。「當大門」「王家段」原本連為一體，20世紀一場火災將其一分为二。

這個奇觀式的建築群，得到了很多的讚美之詞，比如「天下第一村」「天下第一奇」「明清湘楚民居的活化石」「保存最完整的江南古民居建築群落之一」。其內部嚴格的秩序感和層次感，與北京故宮建築美學的內核有共通之處，因此也有「民間故宮」之說。

如此龐大的建築群裡，有很多符合科學規律的設計巧思，譬如，內部的采光和通風問題是如何解決的？

大屋裡有206個天井，最大的20多平方米，最小的僅2平方米左右。天井與堂屋相通，更擴大了開放的空間，光線得以最大限度照進堂屋和房間。屋中的巷道也承擔了空氣流通作用，巷道大多為南北向，與夏季主導風向一致，形成「風廊」。除了幾處正門，整個建築群還有四通八達的出口，既封閉又開放的結構，實現了空氣循環。

張谷英的建築群至今仍有一個未解開的秘密：排水系統。此地多雨，常常連日降水，但天井的水池從未堵塞。每個水池只有小小的排水孔，有專家曾推測，地下的排水管道一定十分粗大，但當他們被允許挖開一小截，發現只有一條普通青磚砌成的小水溝。一位東京大學建築學家在水池灌了幾次桶帶顏色的水，繞著大屋四處尋找出水口，



張家大屋的「豐」字結構。

最終也沒有找到答案。

與建築同樣令人歎為觀止的，是張谷英村的人。

整個張谷英村都屬於同一個家族，最多時曾生活著兩三千人，他們都是張谷英的後人。張谷英是江西人，至於他來此拓荒定居的原因，有幾種不同說法。岳陽市張谷英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長肖自力曾經考據，張谷英原名張鈺，為官宦出身，曾任「明指揮使」，元末明初為保留張氏一族血脈，躲避明朝嚴刑濫殺的「恐怖政治」而隱居渭洞，改名張谷英。

到了第八世孫張思南的時代，他離開張谷英選定的筆架山山腳，跨過渭洞溪，在龍形山頭建造了「當大門」建築群，奠定了今天張谷英村建築群的基石。

曾系統研究過張谷英村歷史文化的當地居民李桂龍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說，張家大屋的分配，完全遵循中國傳統宗法制，又與其特殊的建築結構相結合。中軸線上的房屋由長房居住，次子們居住在支線的橫堂中。主軸與支線的各進單元，分配給各支的小家庭。同一軸線上向縱深遞進，居住者輩分和地位逐漸升高，最後一進是祖堂，為家族核心空間。由此，嚴密的等級秩序在建築中形成。

而由於大屋裡的房屋彼此相連，共用牆壁和巷道，所以「分堂不分牆、分房不分巷」。這樣一來，彼此制約，誰都不能輕易拆掉祖上的財產。而且，房屋絕對不能賣給外姓人，優先在最近的親屬之間買賣，並且需要四鄰的同意。由此，大屋中的房屋始終在同族之間流轉，保護了大屋的完整性。

最早對張谷英大屋展開研究的同濟大學教授王紹周曾評價：「張谷英村集中國傳統文化、平民意識、建築藝術、審美情趣之精華於一體，在中國乃至世界建築史上都有重大價值。」

走偏與糾正

2017年，張氏第23代張燦中回到張谷英村，著手恢復中斷的「百年家業」。他將老屋重新改造，在二樓規劃出幾間客房，掛上「萬順客棧」的匾額。2018年，客棧開業。

他家老屋在張谷英村建築群的邊緣，面朝著環抱村莊的溪水，屋前是一米多寬的畔溪走廊，晚上枕著水聲入睡。清嘉慶年間，他的先祖開了間客棧「萬順號」，服務往來的客人。萬順客棧的堂屋裡至今掛著一塊木牌，一面寫著「中伙安宿」，意為中午可以搭伙吃飯，晚上可以住宿，另一面寫著「酒飯便宜」。歷史完成了呼應。

「我現在主要時間都住在這裡，沒事看看溪水，很舒服。吃的都是新鮮的菜，山泉水做菜味道跟外面不一樣。這就是我這個年紀的狀態。」54歲的張燦中坐在堂屋中間，抿一口茶說道。他早在岳陽市定居，但大多數時間跟父母一起住在客棧。逢年過節，哥哥姐姐也會從市裡回老屋過節。

在張燦中的記憶中，張谷英村旅遊最熱鬧的時候，是世紀之交的那些年，當時民俗和餐飲還不多，但有些村民靠著賣土特產便收入殷實。他的感受有其他方面的印證。正是那幾年，張谷英村頻繁成為影視劇的取景地，如電視劇《何長工》《日出東方》、MTV《山道彎彎》等，它最後一次成為熱門影視劇的取景地是2011年的《建黨偉業》。張燦中說，主要遊客來源於周邊地區，那時張谷英村作為景區剛打開知名度，周邊地區百姓都來看個新鮮，一時間湧來了很多。後來新鮮勁過去了，而外地遊客又很少專程過來。

張燦中年輕時沒想過會回老家，那時他彈吉他、搞音樂，在20世紀80年代開了縣裡第一家歌廳，後來參軍入伍，退伍後又在北京做了多年生意。他沒上過幾天班，不喜歡按部就班的生活。他對張谷英村歷史和民俗的真正瞭解，始於1998年，當時村裡開始發展旅遊業，需要整理歷史文化方面的材料，他回來收集村史、記錄故事、抄寫墓碑，寫了一本系統記錄張谷英歷史文化的書。20年

前，張谷英村旅遊正火時，他擺出來的書每天最多能賣出100多本，他說至今銷量已經有一兩萬本。

那也是張谷英村古村落保護的起步階段。1997年，張谷英古村落保護辦公室在鎮裡設立，次年，張谷英村被列入岳陽市十大旅遊景點之一。2001年，該村由縣級文物保護單位一舉成功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，古建獲得了護身符。2002年，張谷英村被評為全國第一批歷史文化名村。2012年入選首批中國傳統村落。

旅遊開發與文物保護幾乎同步。張勝利回憶說，20世紀90年代起，有兩家企業先後承接張谷英村旅遊開發，每一家時間都不長。當時的開發方式就是簡單粗暴地收門票，對環境整治、建築維修等並不過問。

如此到了2006年，一篇報道對張谷英村的現狀提出批評和建議，稱旅遊開發後的十年間，古村風貌遭受嚴重破壞，亂建亂蓋比比皆是，古村風貌走樣。進村後，喝一杯水收1元、磨坊推碾收2元、水車照相收3元，「鄉村的風味就這樣被1元、2元、3元的小錢吞沒了」。

文章還揭露，人口增長帶來的居住問題，使村民們不斷拆卸大屋內的隔扇、門窗、牌樓、樑柱等結構部分的木料，拿去搭建或擴建住房。因此，大屋內部的結構早已嚴重破壞，廳堂與廳堂之間的隔斷幾乎蕩然無存，「我們只能憑藉著這樣一個『龐然大屋』的骨架，想像大屋當年的輝煌」。

文章發表在《今日國土》雜誌上，作者叫張安蒙，是一位持續關注古村落保護的人士。1991年，正是她拍攝的一部《岳陽樓外樓 洞庭天外天》電視紀錄片，將張谷英村首次推向公眾視野，可以稱為「發現」張谷英村的人。2006年，她重訪此地，卻發現古村已經走了樣。

「那也是全國古村落普遍出現的問題，為了搞旅遊就會大拆大建，建一些很俗氣的東西。我覺得當時張谷英村最可惜的事，一個是中軸線看不清晰了，另一個是原來有一排很漂亮的花窗，後來就不見了。」張安蒙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說，她是中國國土經濟學會古村落保護與發展委員會秘書長，並創辦了旨在保護古村落的「屋脊與根」工作室。

當時她便提醒當地，張谷英村最「值錢」的就是大屋，是這種獨特的建築風格。她曾經在全國尋訪，發現一個村連成一體並保留至今的，張谷英村獨一無二。

就在那時，張谷英村的文物修繕開始啟動。岳陽縣張谷英管理處黨組書記、主任敖偉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說，從2008年起，張谷英村啟動文物修繕，分階段實施，迄今16年。他說，到今年，張谷英村的修繕臨近尾聲。

如此大體量木構建築，火災是最大風險。一些常規消防設施村裡都配備齊全，建築群裡安放了滅火器，電線都用絕緣管包裹，以免短路引發火災，管理處與消防隊每天巡邏至少三次。一些村民至今習慣用柴火灶，柴火飯也是當地特色，但明火增加了火災隱患，「這是村民的習慣，我們也不能不允許，但會經常提醒他們。」敖偉說，管理處的首要職責是文物保護，其次才是景區運營。

屋頂下的法則

曾系統研究過張谷英村歷史文化的當地居民李桂龍說，張谷英村的村史是一個「波浪前進」的過程。每一次祖屋擴建，都是一次家族中興，都有一個發達之人回來建設故鄉。

明代萬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張氏第8代張思南建「當大門」建築群之後，張谷英大屋又經兩次擴建。清嘉慶七年（1802年），張氏第16代張雲浦建「王家段」建築群，6年後，張氏第16代張力心又建了「上新屋」建築群。此後200餘年，張谷英村建築群不再明顯變化。

「他們不是為了自己的小家，而是為了

大家族，一建就是幾百間屋子，肯定是為了未來兩三百年著想的。」李桂龍說。

這是張谷英村的獨特之處。整個家族有著強烈向心力和凝聚力，以至於每出一個富庶之人，總會反哺宗族。這是一個傳統中國宗族延續發展、生生不息的典型案列，凡是瞭解張谷英村史的人，很容易產生同樣的疑問，這種延續性從何而來？

「我們當年拍電視專題片，也是提出這樣一個命題：是什麼力量支撐它的生命力？」張安蒙對《中國新聞週刊》回憶，「我們最終總結出了地理生態、樓宇、情致和儒風四個角度。」

在張谷英村，人們說起家族歷史，總會以自豪的語氣說起張氏家風。從明代以來，張氏便流傳16條家訓和5條族戒，這些脫胎於傳統倫理的規則，被代代相傳。家訓包含「孝父母」「友兄弟」「崇廉潔」「慎言語」「尚節儉」「存忍讓」等。1990年，又與時俱進地增添了9條，如「愛祖國尚科學」「遵法紀講公德」等。五條族戒包括戒酗酒、戒健訟、戒多事、戒浮蕩、戒貪忌。

「當大門」建築群裡專門辟出一組天井和堂屋，當作家族的議事廳，是宗族集體議事、解決糾紛的場所。議事廳上方的一間閣樓，據傳是實施禁閉懲戒之處。很難說清，家風的春風化雨與族戒的懲罰機制，哪一個對於維持家族秩序和發展作用更大。

前幾年，張谷英村組建了張谷英村宗親理事會，由11名年高德劭的族人組成。張勝利是副理事長，他是村中頗有名望的人，有近似於族長的地位。他說，理事會一方面負責主持祭祖、儒禮等儀式活動，另一方面，也協助村委會和管理處協調村民事務，在解決一些利益糾紛和鄰里矛盾時，理事會像潤滑劑一樣斡旋於其中。某種程度上，理事會借鑒了傳統宗族議事機制，在今天依然發揮作用。

維繫一個家族，在今天，血緣可能已經不是最重要的因素，而共同的集體記憶和價值觀還在發揮著作用。而傳承至今的建築群，成為這些記憶和價值觀的載體。

家族裡流傳著歷代祖輩的很多故事，比如，當你走上「百步三橋」——小溪上三座相連的石橋時，就會有人告訴你，這座橋相傳由嘉慶年間第16世孫張緒棟所建。當時，一個平江人除了一擔谷回家過年，過溪時從「跳石」上滑倒，谷子全部撒進了水中。張緒棟知道後，讓他到自己家中重新裝一擔谷子，並在第二年修建了石橋。三座橋被賦予了慷慨、友善的價值觀。

當你走到議事廳，就會有人告訴你一個案子。族中曾經有人偷砍龍形山上的樹木，龍形山堪稱張家一族的「聖山」。一位主持公道的族人當眾人面懲罰了他，但入夜後，則悄悄私下給予了救濟。這個故事被用來詮釋張氏家風中的恩威並施和扶危濟困。

家族裡還專設了「濟貧公」，作為一項制度，擁有一定數量的公田，用以接濟族中落難之人。「那麼多次饑荒，張谷英村沒有餓死過人。」張勝利說。

張家大屋建築群裡的很多細節，都滲透著倫理理念和道德教化。

錢昆歐遊打油詩

聖威大教堂①

聖威教堂丘陵上，
哥式外觀尖飾長。
各國遊客入內觀，
挑高穹頂鑄輝煌。

